本館開設北京正陽門外櫻桃斜街中間路北

大中華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陰曆歲次癸丑年六月十九日

群強報

本報出版第四百零七號（星期二）
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

今日另有附張隨報奉送不取分文

本報價目

北京　零售每份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裝訂成冊三十三枚
（外埠）凡一分郵費寄一分以外每日寄均大洋四角　全年大洋四元　每月每冊四毛

各代派處

北京各家京報房　海甸文海派報處　地安門外鼓樓東鏡園齋閱報　西城宮門口一西鶴　舖新豐一永增乾益生　（外埠）一天津本報分售處一洞南梁子亭　李茂林通州合記　定公興報房張家口　天利報房奉天順泰　吉林黃友琴黑龍江　醫華興華文日報

三慶園

（日天 太平 ……）（陰曆 癸丑 六月 十九）

（小）蘭芬　鄭夫　紅　街亭（陳）賢　（行路）（哭靈）
小•達子　金香　（算糧）（登殿）　小艷芬　宋鳳云　苦中若
•于•小霞　韓　（獻）長安　金香玉　楊翠鳳　善　莊
（金）鳳仙　小艷芬　鐵弓緣　（苗）茹　金鑫　（洪）（洞洋）

廣和樓

（正陽門外　天白）（肉市路東）
六月　何佩亭　•九陣風（殷家堡）　李春林　•閻嵐亭（挑華車）　劉景然　劉鴻升（英會打）
月運　月亭　王福壽　金秀山（蓋）
鴻慶班（龔）雲甫（滑油山）　朱幼芬　沈全奎　王秀（摘纓會　打皂）
十二歲文敢　•姚佩蘭（胭脂虎）　李雅亭
孫喜雲　章久峯（武家坡）　傅少山　小永春　寶馬

福壽堂

雙慶班　六月十九
小雙子屏　白牡丹　英杰　母炮孫　烈　（趙孫）（長長）（永路）　雙天師　陶長寶　搖錢樹
小月橋（李）俊臣　金雁橋　小彩云　（玻璃紅）（）　丁三旦　◁汴梁圖▷　長喜　長壽星
全班　白天　准演　小月　泗洲城　小吉祥　三上轎　小仙　（六歲）（自鳴）（紅鐘）　（走雪山）　李俊臣　黃金台

本館職任

發行兼編輯　侯德輝
印刷　郝覺臣
電話南局四百六十二號

京師商務總會啟事

逕啟者現奉京師地方審判廳令將木廠李雨臣之遺產招商變價照章拍賣一遺產債戶合行登報拍賣李雨臣遺產處所列後如有欲買該房產者請即酌定價值緘函封固於陽歷七月三十日在本總會投標以便當衆緘送地方審判廳開標某人得標屆時再行布告願買房產者幸勿落後此布
計開李雨臣遺產隆和木廠在東安門內北池子路西計房三十六間……

北京……

緊要聲明◎敬者鄙人與王沐齋之子王麗生因房屋糾轕王麗生欠京足銀二百兩到庭涉訟現在當堂王麗生交銀敘交房兩造同券將房兌明並無他情惟王麗生當堂所交銀按原約係京平足銀伊代表人陳係交九八兌銀敝人若按履行契約分離絕不能多惟鄙人作事些小之處在所計若照履行契約理應堅持到底若因四兩銀而不拿出貫有貫履行契約之初心惟養房既已交明即敝人有言亦不再說已先之事公理自在人心顧不待多說王麗生陳魁一其捫心自思至要至要特此聲明（五廿一）周季麒啓

◎演說◎

人羣（續前）

蘭言

更有平平之輩　慣用流和　遇事不察實虛　兩句話一湊合　他就能跟着湯渾水　這路習染　雖云閱歷稍欠　底是忠厚一流　最可惜者　就是遇事吃苦　然而如今社會上作事　可是非流和不可　一味的老古板　又顯着太彆拗　永遠是董四墓的桃兒　簡直的叫做行不開　要知過猶不及　必須湊和得當　遇事便能擒住題筋　該實做便實做　該敷衍就敷衍　胸有成竹具有真知灼見　那纔是正當的隨群　至於出類拔萃的人物　作事是轟轟烈烈　言論是憂石敵金　眞正雞群鶴立　自是不凡　舉凡行動　迥乎與衆不同　這路人似乎是不隨羣兒　其實是眞正卓爾不羣

論到我們共和國的一先生們　如今一變　而爲搶錢大王　因爲他們利心太重　所以好亂性成　議院的先生會搗亂　革命餘毒　使會謀亂　其所以致亂之由　要不外乎奴隸血熱　愛國心涼　對於權利上這纔此奪彼攘　橫啓爭端　甚麼叫國亡　那又叫家破　通通管不着　就是搶錢要緊　只顧他們一搶錢小民可就遭了牛瘟啦　最可怕的是官僚一派　揭開天靈蓋　滿是專制腦筋　剖開肚皮　新換的外洋人雜兒借題加捐　罔恤民命　乘端破壞　那管邊亡　値此强鄰虎視之秋　再加上亂黨從中搗亂　作出事來眞正是乾屎巴絕後　每人揣着一分兒猴子野心　其計至毒　手段極辣　甘爲奴隸前驅　那管滅絕人道　凡是這宗人　雖具人面　心還不是獸心嗎　人咸謂亡中國者必亂黨也　今敢質諸亂黨諸先生之前曰　先生先生　既不懂得愛群合群　又不知道隨羣　得勿脫離了人羣而入獸羣耶　謂余不信　請舒冷眼細聽　這一羣（已完）

西哲發明群學　流入中國　至今二十世紀　始知群利群益　爲一日可須臾離　觀近日所謂群者　其徒具群名　而確無群實　究其故無他　首由舊學歸於過渡　次由新學在幼稺　壞知識日加增　其道德日消薄　而其人群社會　如莊稼　黃不接　其教育將次淪亡　新人物流品複雜　高者有昂首天外之勢　低者其身如潛於九淵　上下既不平等　雖强令合群　亦不能長久相聚　況薰蕕異器　性質不同　如穿着皮襖吃西瓜　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　西人譏我不知合群　如一盤散沙　然沙居盤內尙有團合之時　吾所憂者　盤破沙散無歸耳　觀今日之大局　沙相擊於盤內　愈擊愈力　盛沙之盤　亦將被沙擊破矣　嗚呼　盤之不存　沙將焉附　斯時沙如有知　雖望團合亦不可得矣　今於蘭言先生演說篇末　敬書數語　以告不知合羣者　曼青附識

國事要聞

孫中山借款駭聞◎係孫中山與英商寶林公司在上海訂立借款合同名爲建築廣州重慶及將來接展至蘭州鐵路合同已於七月四日簽字丹未經議院通過暨政府核准其內容共爲十九條茲將最要之條件摘錄於後　本合同係在上海於民國二年七月四日立　其訂立之兩造一爲中國鐵路總公司一爲俾敦西南區維多利亞街第十六號寶林有限公司一代民國政府募集英金磅借款每年五厘利息　其款之總數由造相算以足築成自廣州至重慶之鐵路爲額　名曰一千九百○○年中國國家鐵路五厘金磅廣州重慶鐵路借款　一此借款本息之償還由中華民國政府擔保兼允許以廣州重慶鐵路爲特別抵押品　借款債票應爲中華民國政府債票　一此借款分兩期或數期發行債票第一批於本合同第十七條所聲明之詳細合同簽字後從速發行　其數目以英金磅自一百萬至二百萬爲額　一所聲明之詳細合同訂立之後於借款債票發行前建築人應將英金五萬磅存放於發行債票之銀行　列於廣州重慶鐵路項下　此款總公司得因測量或其他必需之費用動用之（注意）此英金五萬磅按照每年五厘付息云云

南征軍編制大略◎自贛亂發生後總統府連日開秘密會議籌對待方法　已決定贛亂如不能和平了結時除所組織第一軍已次第赴援派段芝貴爲軍長外　再組織第二軍擬以馮國璋爲第二軍軍長　對於亂黨政府所豫定之兵力如下（一）第一軍（二）第二軍（三）倪軍游擊隊（四）張勳獨立隊　其第一軍爲二鎭全軍第六鎭一部及豫軍一部兵力約二萬餘　其豫定第二軍組織之計畫係抽調第三鎭第四鎭第六鎭爲一混成鎭　加以山東第五鎭一部及第二十師若干兵力　亦約二萬以上　第一軍集合於九江　第二軍則擬集中於浦口以近薄南京

黃興受傷之別報◎南京內訌之際亂軍開槍互擊誤傷之人甚衆　黃興方在室中與客坐談　適亂軍所發槍子穿窗而過連發四響　前三槍均經閃過　最後一槍來勢甚猛　不左不右　不前不後　正射肩膀之上　現方延醫調治　未審有性命之憂否　姑誌之以觀其後

各報警耗之不確◎內務部以近日各報所登警耗殊難得其確息　曾函交通部調查　茲昨該部電詢各機關謂現在京漢鐵路各項車輛均照常通行　軌道電綫亦均完善　並無拆斷之說　粵閩奉天等省實無警耗　安徽都督亦無潛逃之信　其餘壽州一帶聞地方畧有不靖　然並無確實報告等語　刻已復函該部矣

四省意見之表示◎據可靠報告　近日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長官均有致中央之電　表示意見　大致對於中央絕對擁護　決不受亂黨之影響云

中國妙一藥

妙藥

代發行

吾國少　即
發源區
吾民減　一
分困苦　吾

張繼地位之不穩◎張繼久不到參議院　又在南中組密行動　參議自等久已慣其所爲　茲聞因討袁書袁後受各方面之攻擊人損院中名譽　該院穩健派之議員　共同議論　有將張繼除名之說云　又聞張繼之夫人崔健雲女士現已潛行離京　不知何往　現在留京之人　惟其尊翁一人耳

湖口奪回之詳報◎叛黨以江西爲根據地　偽司令李烈鈞前報駐在湖口　其起事之時佔去砲台六座　向九江進攻　近日迭次大敗　李中將純討逆之軍隊因◎勝直攻　已於前晚將佔去砲台全數奪回　該逆軍之礮隊　又樹白旗求降　聞李逆烈鈞失據險要後　即索餉叛軍向附近之南康地方逃逸　情形極爲狼狽　據軍事家言　江西本非戰守之地　賊失湖口　已斷咽喉　不出十日　江西全境即可盪平矣

廣東獨立之眞相◎（香港路透電）據中國各報登載　廣東都督　前晚出示　宣告該省議會　已選其爲都督　英國水雷驅逐艦號　粵特書　現開往番州　廣東民政長借同秘書及海關道與洋人福特君同至香港　中國官員均係微服而行云　又國民黨員來電　粵督陳烱明昨在議會威逼議員通過宣布獨立　粵民悲憤　乞速派兵挽救　香港僑商國民黨員霍礪銘何乃萱等叩皓　又交通銀行來電　據十九日香港交通銀行來電　十八日粵督陳烱明拔劍威迫省議會員　宣告獨立　不從者斬　決定率同李福林援贛　督師北犯　自署爲討袁總司令　軍人多不贊成　齊民尤爲憤激　人心慌懼　港幣爲之低落

四川獨立之謠言◎國民黨機關報　昨載重慶熊克武獨立　又云尹昌衡在省獨立　經四川政界諸公急電詳詢　均無其事　實係國民黨造謠　欲以爲搖惑人心之計耳

黎副總統之宣言◎頃有黎副總統之親近某君　自鄂來京　謂副總統對於江西逆軍　異常憤慨　自該逆軍敗信傳至漢口　某叛黨即托人至副總統要求　調和下台之法　副總統謂此次萬無調和之理　該叛黨志在勾引異族　破壞國家　爭取個人之功名富貴　倘不嚴剿以絕其根株　將來國內必至年年謀叛　求一墨西哥之現狀　尚不能得　中國當亦氣未復　列強環伺之局中　倘人冀革命之名　各黨又不循政治正軌　必至瓜分而後已　故無論如何　當順人民之公意　聲罪致討云

熊甯二犯尚生存◎在武昌已經引渡之熊甯二犯　日前忽傳有已經處決之消息　日昨總統府秘書禮舒艦由武昌回京　據云甯熊二人現仍監禁　並未鎗斃　黎副總統宣言　有前清張之洞不殺胡瑛　攝政王不殺汪兆銘　倘熊甯二犯　略有可生之機　余宗貸其一死　若然　則熊寗二犯　或可保全首領矣

滬甯路斷絕交通◎自南京獨立之後　從十八日起　滬甯鐵路已斷絕交通　所有火車往來　僅及鎮江而止　南京四城緊閉　以搜求非國民黨爲名　淫掠劫奪　無所不至　住居城內之富戶　不准移出　由下關往中正街之小鐵路　亦不能開行　其軍隊中　並不受上級長命令　上級官長　亦無人在甯云

中國靈丹

主治

主治

發行所

醫學

買多一分

銷售即吾國財源多一分活潑

◉本京新聞◉

答復質問◉津浦滬寧鐵路各外國人昨日聯合質問交通部向政府對於亂黨認為何種團體　對於兩路損害應如何處置　交通部已明白答復政府對於此次亂黨認為內亂罪犯　實行勦除　對於津浦滬寧兩路目前及將來之損失政府完全負責任　聞外人對此答復甚為滿意

總統哀矜◉大總統近來每日八九時接見舊部及將士軍人　對於亂黨異常憎恨　咸面請大總統派赴戰地削平叛賊　大總統多婉辭謝卻　略云軍人立功固應盡之職　惟同室操戈　貽笑萬國　政府不得已用兵實為國家之不幸　諸君宜具哀矜之心　不可有好大喜功之念　視同胞如仇敵

注重京防◉大總統以南北戰端已開　京師地方秩序極關重要　現以趙君秉鈞充步軍統領　兼管理巡警事宜　委令組織軍警統一機關　聞已定在譯學館或鹽政院舊址設立籌防局　由軍警各界各派代表常川到局籌辦一切　維持防範各事宜　聞不日即可組織成立

分撥禁軍◉陸軍部確息　陸軍部現已決定將禁衛軍分作三大支隊　一支隊赴贛　一支隊作為接應　一支隊駐守天津　日內即分別撥發

稽查私離◉贛省亂耗發現後　東南半壁已為震動　故在京供職之各項人員　日來已有紛紛離京南下者　事為大總統所聞　以此次回南人員多係關係桑梓亂事　政府亦未便嚴加阻遏　惟飭各部總次長將私離職務各員名註記册簿　並令派專員會率探兵　在車站稽查出京官吏人數　逐日報告存案　以候辦

維持銀價◉北京洋元市價日漲　較之兩星期前　已相差一分有奇　究其原因　係有匪徒妄造謠言　以便煽惑人心　擾亂市面　頃聞中國交通兩行已呈請財政部　命令天津奉天造幣廠　定鑄北洋銀元八百餘萬元　俾可維持市面　復能藉以獲利　想兩廠加工趕造　不日當有大批新銀幣到京　邇時洋價定可望平

邊地置郵◉交通部因口北集合軍隊　多與陸軍參謀兩部會商　擬在口北設臨時軍事郵便一節　已誌前報　此事現已議決　暫設十三站　每站設一支局　已由交通部飭郵政局挑選強壯信差多名　日前派往張庫一帶任差

挽留署長◉內城右三區警察署署長劉潤泉　蒞任該區十餘年　與界內人民感情最為接洽　十七號奉令調往中一區　該區紳商對於更調大不以為然　於十八號該區議董兩會　並地安門大街　護國寺　三座橋　舊鼓樓大街眾商號各巷住戶約一千餘家　同赴京師警察廳　聯名遞稟　挽留劉潤泉　仍在該區繼續　尚不知警廳如何批示

法部獎賞◉司法部監犯反獄各節　詳紀本報　茲聞該部致函提督　略謂此次監犯反獄　幸貴署兵隊救護始免全行脫逃　為此奉上洋二百元　請獎給予出力官兵等語

秘製腳氣散

腳氣一症　自外感得者山嵐雨水或履濕熱之地所生　自內傷者由生冷茶酒油麵之毒所發起　腳氣騷癢難忍　用手抓破流水不止　步履艱難腫痛不息　以至下部膿瘡久不斂口者　急用此藥敷之　立能止痛活血立濕　效無比　每可敷二三次即愈　如乾腳者香油調上　濕者乾撒　每包銅元六枚　總售處北京崇文門外花兒市南羊肉口內雷家胡同東頭禮拜寺西隔壁永春堂薛　代售處東四牌樓六條口瑞豐藥房　崇文門外橋北聚和貨鋪　西四牌樓路北會源永　前門外南柳巷慶興成　王廣福醬菜園　寶源亨蠟鋪　大柵欄吳永和　珠市口北內全順　崇文門外橋頭東廣順　花市大街吳元泰茶店

駐京德商瑞記水火保險公司

本行專保房間貨物具住宅衣服等項並保輪船水險火車貨險一切保費格外從廉遇有不測賠款迅速久爲紳商信仰如欲保險諸君駕臨本行索閱詳章價目表或函示或電示住址以便派人前往面商 本行設在東交民巷瑞金大樓滙豐儲蓄會社內 電話東局二百六十五號 洋經理樂達森 華經理李品珊啓

戲評 （引銘）

彩樓配●這齣戲是全本的西唐傳薛八齣裏第一齣 可是唐朝既沒有這位薛平貴作皇帝也沒有王允這們一位丞相 自然都是編劇假事嘍 單以這齣彩樓說 是青衣的一齣正工兒 其餘連個硬裏子都不用 應從降香起 因爲前台聽着透膩 論其實並沒多少句唱兒 論到第二場的工夫 必得用個門官 其跟四個碎催搗亂的原故 更是趣味毫無 無奈沒有這場 王三姐沒有換形頭的工夫 論到戲文 堂堂宰相之女 因親病願拋綵結配 不但迷信 而且也與體制不合 似應於頭場白口中表出 默看父親專重勢力 將二姐許給魏虎 恐自已婚姻也難免不是紈袴子弟 欲得才郎而事之 故此彩樓結配 所爲委命於大 然後見着薛郎 雖在乞丐之中 郤能見出有帝王之相 亦不失爲俊眼識人 原文專注孝字 至後文相府擊掌探窰 又多不合宗旨 （算糧出在秦戲更大不合身分） 其中最可笑的 是醜接彩的 剃了鬍 沒接着 足見老人貪色之心更甚 究竟古人比如今人饞的多 那不等着人家有信願嫁自已 [illegible]學唐少川（中）好嚮 其實這一場 所爲引上半貴也 原無深意 此戲的大致 好像脫胎於弋腔的綵樓記 不過綵樓記的小生是呂蒙正 可是唱兒很多 並且帶後文見父 父女爭論 一個主持由命 個主持由人 好似由人的見解勝於女子 可是編這齣戲的時代還在大行專制呢 若擱在而令 老丈人倒頗合時派 何嘗不是主持自由婚的老通家

詩函代登

羣強報大主筆青鑒前擬俚句蒙賜照登得獲諸君雅作現又閱賀君雅句不揣鄙俚擬和七闋原爲引玉之見固不顧大雅之誚報端有隙乞再照登爲盼此致

文安

花天酒地最爲宜
那管他人飽與飢
更有快心稱意事
營私舞弊任余爲

傷心時事淚滂沱
觸目哀鴻可奈何
更有不堪回首處
昔年歸利豈能多

舉目盈庭盡虎狼
無辜黎庶受殘傷
恨余未具空空手
除盡民賊是妙方

鑽營利祿興叕叕
只爾羣黎富與窮
假使共和眞萬歲
縱橫萬里盡哀鴻

幸余衣食尚能餘
暫就微職作蠖居
冷眼待他瓦解日
脫然揮手樂耕漁

從觀入半是飢寒
誰念王孫備一餐
借問何方多利益
鑽營運動去爲官

冷眼拜啓

命令

臨時大總統令 張勳特授以勳二位此令

任命王志昂爲山西財政司長此令

領參謀總長事黎元洪呈請任命劉德權爲黑龍江都督府參謀長張頴爲四川都督府參謀應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一十日

[illegible]百補增力丹[illegible]

北京前門東[illegible]

評講聊齋

錦瑟（二十二續）

尹箴明

先是生去妻召一兒至將箠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亙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恒數月不歸生訊得故怒

王生騎着馬到了村口　雖是風景依然　大有兒童相見不相識的景況　見了他鬍鬚害怕的樣子　一個個躲躲藏藏　王生以為人家嗔着自己沒下馬呢　趕緊下了牲口　拉着馬到了自己的門前　見門戶皆非舊日的樣式　不但是換然一新　而且桐油味兒還沒退去哪　由街門口往院中一瞧　裏面添蓋了許多的高大房屋　自己倒很納悶兒　莫非房子另裁着賣啦　這可別冒冒失失的進去　先打聽打聽再說　心裏一邊打算主意　是見了舅子（或是前任大奶奶　究竟說甚麼呢　王生在門外思想　原是說書人推其心裏　原文內有先是兩個字　在評書就叫倒插筆　可是後文既說生訊得故　莫若就作為王生遇見個嘴碎的鄰居給王生這們一報告　雖與原文略有不同　可是諸位好記　我也好說　就作為王生一打聽　可巧過來個嘴快的街坊　當時被王生見　說甚麼大哥你好哇（沒冠姓）說着話隨着作了個揖　那人連忙還禮說　喝　王先生可總沒見啦　你這幾年上那兒去啦　王生說我上京教館去了　今天兄弟回來　特跟您打聽打聽　這房子怎麼修蓋這們整齊呀　街坊說你還不知道哪　你走了這二年　有人說你發了財啦　忘了舊日的苦況　連封家信也沒往家裏捎　只顧你在京花天酒地　報効　給每月的幾白元　大找出路兒　你可把家給拐啦　現在你還個家呀　連房子帶媳婦都歸別人佔領啦　你要愛聽細膩的　我慢慢兒的再告訴你　王生　您就直言無隱　沒錯兒　街坊接着說道　不是你們兩口子那一天打架　後來你就走了嗎　你們那個老媽子好容易才把你們那口子給搬救過來　把腦袋勒好　你想你家的夫人兒多早晚兒受過這個呀　於是到了你們親戚院兒裏一調兵　把他兩個哥哥找來　預備下棍子棒子　打算要告一通兒　好給姑奶奶出氣　到了晚響兒也沒回來　人家才家去的　又過了幾天　有人說在溝裏撿了點兒甚麼　像是身上的　他們就傳揚說是淹死啦　又過了有一年　也沒見你捎個信　想必是死嘍　恰巧有個票友的某老板　要說個家小　有人一穿插　你們那位令正就算嫁了人家啦　也沒從新妥婆　就住在這房子以內　他嫌房子不合局　於是大修大蓋　那位老板常在外作買賣　可不是由那兒又弄了個姨奶奶來　這位大奶奶是驕縱性成　如何能忍的　從此是朝吵暮鬧　把個老板鬧的不得主意　這程子跟你一樣　來了個面兒不照　還都是前後的情形　話可是都告訴明白了你啦　應當怎麼個辦法　可就瞧你的公雞鋼兒啦　說完話抹頭走開　王生聽了個清清楚楚　氣是不打一處來　說很好很好　你霸佔別人的妻子還則罷了　王大相公的妻子　豈是你霸佔的　呀呀呸　我焉能與你甘休（未完）

舒肝養胃固本丸

舒肝養胃固本丸　七　一切病症列下　此藥主治男婦一切肝鬱　舒胸　痞悶　兩脇　四肢　疼　週身串通

人以血氣為根本　氣血調和則百病皆無　偶失調度　百病易矣　若有肝鬱不舒　致傷脾胃　胃氣不開　飲食不能尅化　精神亦減少　使週身不得舒暢　男婦氣血不和　病多由肝胃二經所發　將

啓華英文館招生

時評一

今日之二禍根（秋心）

南風不靖　北地烽烟紛乘疊起　有如春筍奮生　春草怒長　其來也無可遏禦　其去也無可捉摩　而市面之恐慌　大局之擾亂　則日甚一日　如水之就下　如風之走坂　亦即相因而不可方喩　揆厥原由　由記者察之　則有二物焉　此二物如不爲根本上之除治　全局治安固不能以之就於平定　而捕風捉影　打草驚蛇　其勢終不能歸於妥帖　無事而免風聲鶴唳　一吹百傳之勢　此二物者爲何　即謠與匪是也

（一）曰匪　方今之民國以經濟政治上種種之不良　匪勢未能即於消滅　而反有日盛一日之狀況　此人共見者也　故今日欲彌大亂　則直從治匪入手　匪一日不靖　則亂兵叛黨終有所資　而不可盡滅也

（二）曰謠　吾之所關者　匪之外則爲謠　夫謠之一物亦云多矣　在各省無事時　外間尚有無數之謠詠叢興　在此風雲擾擾之際　謠之爲患益爲強人　故政府如欲速平大亂者　治匪之外　則爲禁謠也

時評二

問國報（天章）

昨閱民國報載有時評一則　標題曰革命軍與流寇　其文曰一國之中　全部人民或一部分之人民　以其國之政特爲惡劣　乃起而推倒之　是謂革命　故革命軍興　隣國皆認爲交戰團體　嚴守中立　爲其部出有名也　爲其進行有序也　爲民主國憲法上所認承者也　志在財物　行則浮掠　無政治之關係　是爲流寇　同盟國且有輔助勦滅之義務爲　孟晉曰　革命軍與流寇區別甚顯　界域甚嚴　斷無有誣惑之餘地焉　記者曰　蒞晉君論革軍與流寇之區別及界域　其言誠辯矣　雖然　天章不佞　於此中尚有疑義焉

第一問題　此次潯陽變亂　貴報認爲流寇　抑認爲革命軍

第二問題　貴報謂民主國憲法承革軍　何國憲法有此規定　其規認定此事之明文　載任何條

第三問題　將來吾國編訂憲法時　是否應規定推倒政府　承認革命之條文

第四問題　推倒政府　是否可於同一政體之政府適用之　其推倒之次數　是否有一定限度　以上各疑點　請貴記者有以語我來

時評三

岑老三豈一愚也（玉公）

頃聞亂黨消息　自公舉岑春萱爲第二次革命首領之說　該黨用意所在　豈非以岑氏資望較深　藉此以籠絡人心　號召羽翼　爲袁項城之勁敵乎　吾謂該黨非有愛於岑　亦非獨厚於岑也　特假竊名義　一用爲登台傀儡　以冀僥倖於萬一　幸而成功　則過河拆橋　利權可攘　不幸而失敗　則嫁禍於人　罪有攸歸　該黨之用心不過如此　且袁項城之被選爲臨時總統也　彼黨固未嘗遽示反對　何乃至今日而排斥之　不遺餘力　須知彼等固純乎一權利思想　毫無國家思想　純乎利己主義　[illegible]無[illegible]主義也　今日能舉岑以排袁者　安知他日之不以排袁者出排岑　其翻雲覆雨之慣伎　如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見　設竟墮其術中　甘爲禍首　恐西林之世族藝勳之苗裔　從此無噍類矣　寄語老三　汝聰明人　何忍出此

不思飲食頭眩惡心嘈雜噯氣吞酸吐酸[illegible]
不立見奇功（每價丸大洋五角每打九元）總批發處前門觀音寺中英大藥房　大柵欄中西大藥房　順治門外大街亞東大藥房　東四牌樓六條胡同[illegible]藥房

廣告
本店收買荒金珍珠古玩紅寶藍寶[illegible]
珠石翡翠各種鑲嵌寶物[illegible]上等良工承鑲[illegible]力求精美定價[illegible]
賜顧請惠臨本店面試便悉不誣也西河沿[illegible]

欲學英文者注意